

昆蟲類



博物新編三集

四國醫士合信氏著 南海陳修堂同撰

鳥獸略論

天下昆蟲禽獸種類甚多人知其名而識其性者計得三十萬種其有脊骨之屬一爲胎生二爲卵生三爲魚類四爲介類四類之中以胎生爲最靈西人分其類爲八族一曰草族如犀象豕馬是也二曰脂族如江豚海馬鯨鯢是也三曰鰐芻族如牛羊駝鹿之類四爲啖肉族如貓獅虎獮豺熊之類五爲錯齒族如豬螬鬼鼠之類六爲啖肉族如貓獅虎獮豺熊之類七爲飛鼠族如蝙蝠之類八爲禽族如獮猴之類各種各族皆有自然之性如

蟻之懷蜜作窠、鳥之作巢抱置、魚鱉之覓水生鯽、蜘蛛之吐絲作繭、均出于本原之智。不教不學、不滅不增、性獸類始有練增原智者、無因其五官妙用各有所長、如鹿兔善聽、猫虎善嗅、猶善覺、食肉類詳視、莫不愈老愈靈。若蛇耳喜聽樂、鷹目能望遠、亦終不能以本原之質而加以習學之智也。夫天之生物、各適其宜。魚浮以遊、魚游以趨、鳥飛以翼、翮冷以背毛、鴟鴞之能游泳、以其掌也。鸕鷀覓食于水、頃足長也。蝙蝠無足不能行地、則有翼而懸掛之鉤、象類頸短不能俯仰、直前後之指、鹿牛食草而難化、則有反芻之胃。雀鳥食粒而名滿則有喙喙之能、蝶食蠅蚋、而不能飛、自能出絲以繩之。鷹隼食肉而無

齒牙、白有嘴爪以攫之。鷄鵝生而能食、脫殼卽行。鳥雛生而必餵、嘴有黃喙、棉羊無自衛之能、夜識歸欄而宿、鳥販防他魚之噬、險則噴墨而蒙、遇虎狼聳毛若箭、蜂虫禦敵、蠍螯如針、蛇蟲爲飛鳥之糧、特出穢涎而保命。蛇蠍乃長軀之物、專隨牙發以攻仇、他如螺壳解鉗、莫不有護身之法、是皆化工使之自衛其生者。某地有碩鼠腹有外胎、胎有數孔、產後育子于其中、遇險厄母卽囊子逃逸。又外海多鯱魚、其腹恆餓、覓食無已時、每能持刃以劄刺之、嘗有某甲入海、遇鯱追逐、急不能避、竟被吞噬半身、某乙大怒、隨卽入海、刺格鬪良久、乃殺鯱而上、共

剖鯢腹、棄甲半身尚在、遂將兩半合而葬之、嗚呼、海有鯢鱉、山有虎狼、天易生乎此、蓋禽獸蕃殖日積月多、若不相殘相殺、勢必逼人無地、必不得已而有虎鱉焉、皆爲化工之深意、所謂無物而不合、世用者此也。



此禹尾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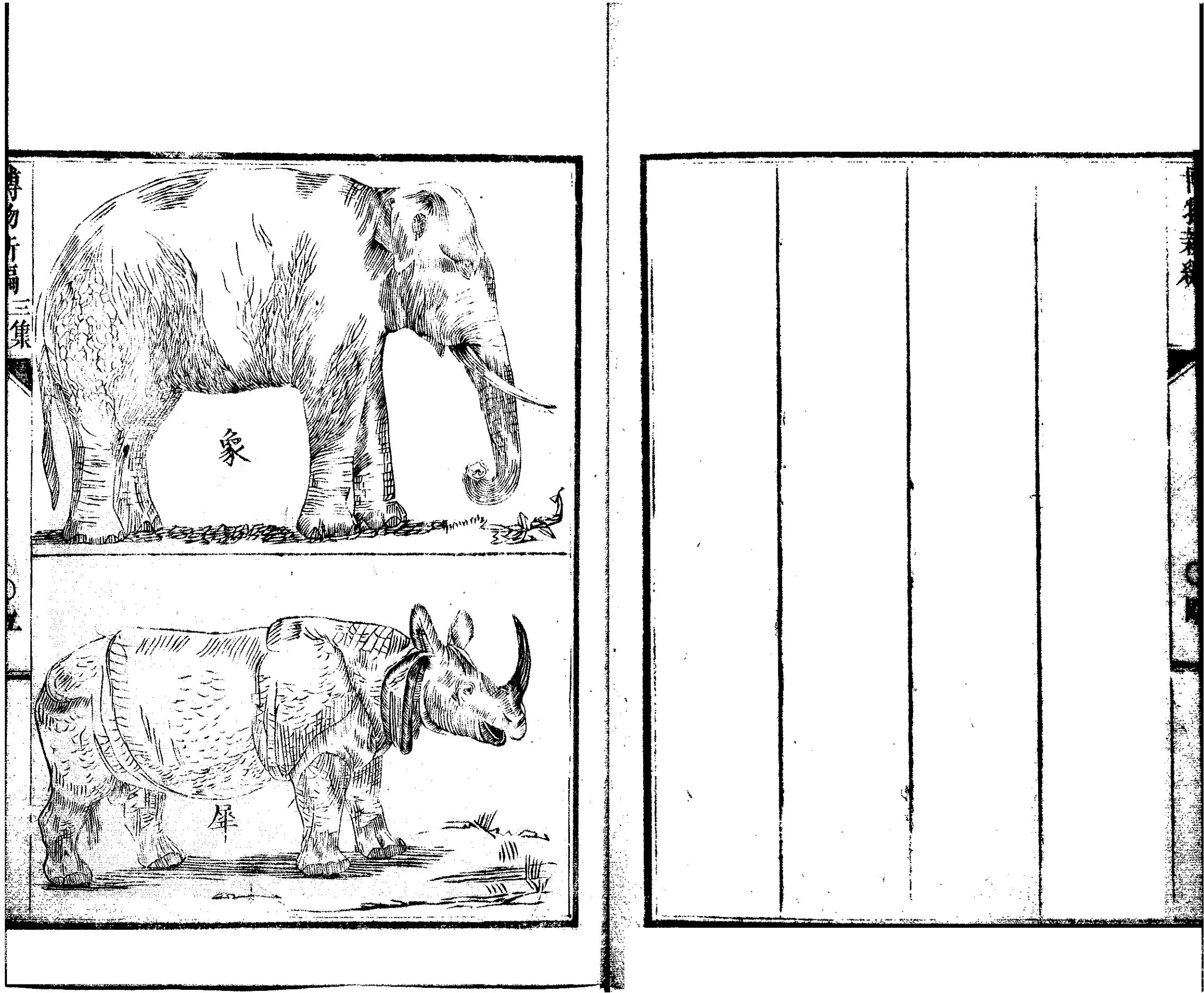
猴類

狼、猴、狙、狹、同類而異名。曰儻童、曰巴兒、曰山公、曰野賓、曰蒙領、曰獮、曰果然、曰狴犴、曰狒狒、曰猢猻、曰康、曰玃、曰獨、曰禺。其號指不勝屈。西國別其種爲三：長尾者一種、短尾者一種、無尾者一種。其性狡猾、喜跳舞、視諸獸爲最靈。狹雖靈而損人，若不畏人，人當受其大害。食棗棲林、哀鳴長嘯、扳條過樹、捷若飛禽。足短臂長、頰有兩嚙、尾大而長者爲禹能、以尾端捲木、懸身作翻空舞、尾短而頭大者爲獨、狀惡性頑、面長如犬、鼻孔連唇、眼深眉凸、齒大喙長、力強性妬、怒則以手抓撲牧者、妬則以手扼殺同類、所謂獨一叫而猿散者此也。尾長而仰鼻者爲狹、多而體長者爲康。此一

類頗馴、無尾而身長者爲性頗如人、長四五尺、上下三十二齒、兩頰無疎、胸滿胃凸、鼻無準梁、指有黑甲、兩蹠相對、每于林

中以枝葉作小屋、嘗有獵人入山、見一牝犧抱兒覓食、彈以火鎗、直中其胸、犧負痛緣木撫兒怒號、吐血瀕死、力擲其兒于高枝之杪、遂昏絕倒地、兒抱枝悲叫、殊堪惋惜、獵人自後不復操此業焉、西國博物園內有欄籠專畜猴屬、種類甚多、小者如鬼大者如豕、教以跳作、觀者忘倦、其性愛熱而惡寒、產於赤道附近諸國、若攜往北方嚴寒之地、三四年間多以肺疾而死、亞墨利加南州、其類甚繁、山園叢木、熟時多竊掠一空、其竊之法、先使一老猴登高瞭望、然後聯羣列隊而立、登木摘果者數猴、取

次遞傳、頃刻盡其一樹、又顧而之他、時遇園丁巡獲、老猴疾呼報警、聞而散無踪影、若老猴忘報、歸巢之後、衆猴共撲殺之、其殺骨如此、所謂狡狹成羣、其亦倫果之宵小乎、



象論

象與豕同類、其種有二、產于亞細亞州、一產于亞非利加州、長約一丈、身高七尺、力勝九馬、頭大耳長、目小頸短、不能俯首、飲食不能轉盼、顧後鼻長五尺、準端生一小指、所以拾掇芥粒、口外貳牙七尺、口內大牙數齒、粗澀如磨、初生五歲、齒換一次、自後永不退脫、俗傳每歲更換、穴地藏齒、皆爲謬語、其聲清越、細不驚人、四足穩重、蹄有五趾、孕胎二十月而生、奶在前蹄之後、每產一子、三年一乳、野象易孕、家象難胎、子飲乳時、搭其鼻于背、壽長百有餘歲、毛疏皮厚、彈丸亦難透入、色有黑白二種、喜食樹根木葉、捲鼻拔樹、如農圃以手拔蔬、根深蒂固者、先以



貳牙控板搖動、夜則羣處深林、熟則浮汨河澗、出入成羣、每羣有王、或數十、或數百、擁隨其後、莫不遵循怯服、王行亦行、王止亦止、稚子行緩、牝母卽以鼻捲抱而前、羣象過河、並皆以鼻仰伸水面、遠望見者、幾疑中流肉柱、登岸之時、王先探地鬆實、務得實地、乃呼羣躋升、覓有陰林、王以貳牙拂拔樹木、重條疊類、分折成途、遂以此爲巢穴、時遇牝牡期至、便出林呼叫引類、若遇象王期至、必逐諸隊而密合林中、既定乃能復聚、仿若有尊卑之分焉、凡獵戶捕象、多俟其期而誘以計、其捕之之法、或當要路挑挖陷阱、上墳草木以坑之、象陷坑中、初則甚怒、繼則甚餌、獵者按日擲草填坑、承飢訓導、象感飼食之德、日漸以馴、十

餘日後便與家象聯羣、不復知有山外之念、又法候野象牡期、忿熾、卽放駒牝誘使迷惑象奴看象之人、匿伏暗陬伺其親狎忘機、潛以大繩索繫蹄足、因教使馴、乃繩索而制以奴、凡欲乘騎駕載、或作工奉物、象奴出聲靡不貼耳從聽、行道之時、奴持銛鞭跨坐頸項、逆命則刺其耳、西域印度等國戰仗必用使抬炮、灘行攜淺、必命使推舟、其馴良靈敏、實爲諸獸之冠、但不可故激其怒、怒則報復、嘗有一成衣店、諸縫工圍牀製服、適有過象止于其門、象偶直鼻子縫牀之上、縫匠戲刺以針、象忽痛不怒、隨路吸含穢水、比返、卽以穢物噴噀縫人、舉市皆大笑、又有一怒象、性烈而狂、逸欄逃出、路人皆懼走、內一婦忘抱其兒、衆各爲婦驚

憂以爲必死于象、迨象行近、反以鼻拋兒置于路石之側、衆問其故、蓋婦以賣菜爲生、每遇象過、必以餘菜飼象、故象怒亦能記其德也、又有某奴悞拂象性、象怒殺之、奴婦抱子哭訴于象曰、吾夫屈身作牧、只爲家貧、今汝逞此狠毒、使吾母子無所依歸、汝既殺其父、請並殺其子、話畢、委兒于象下、象俯視良久、以鼻捲兒置坐頸間、意欲以兒代父作牧、後象主果任其兒、其象亦比前較馴云云、亞非利加國有荷囉獵戶、兄弟三人皆以捕象採牙爲業、後以此致富、將欲歸享、治任旣畢、更獵一圍以快餘勇、不料反爲象困、莫敢急難、遂被捲却一人、拋擲半空、復以兩齒接承其腹、斯人竟貫胃死焉、夫象之爲獸、龐然大物、乃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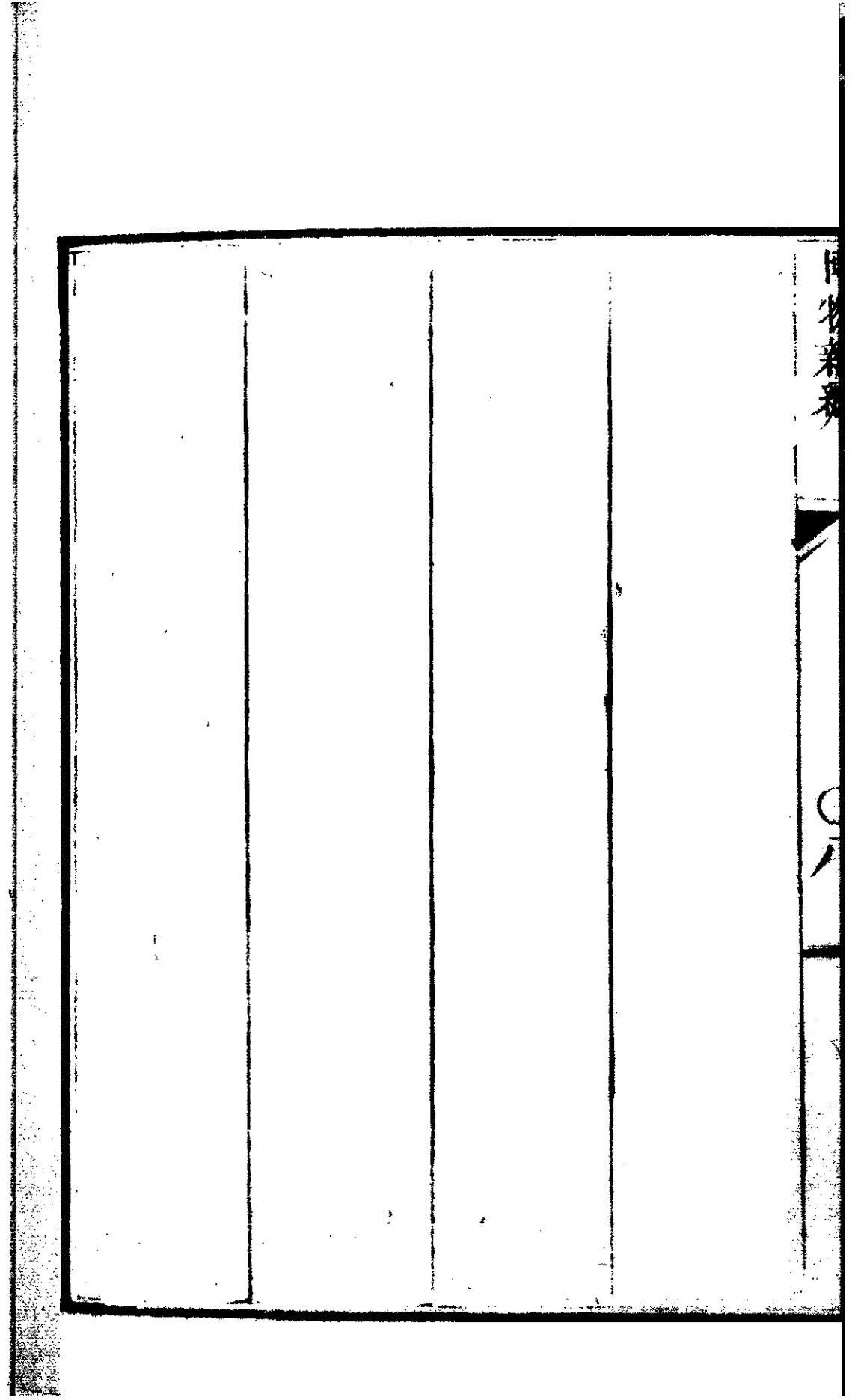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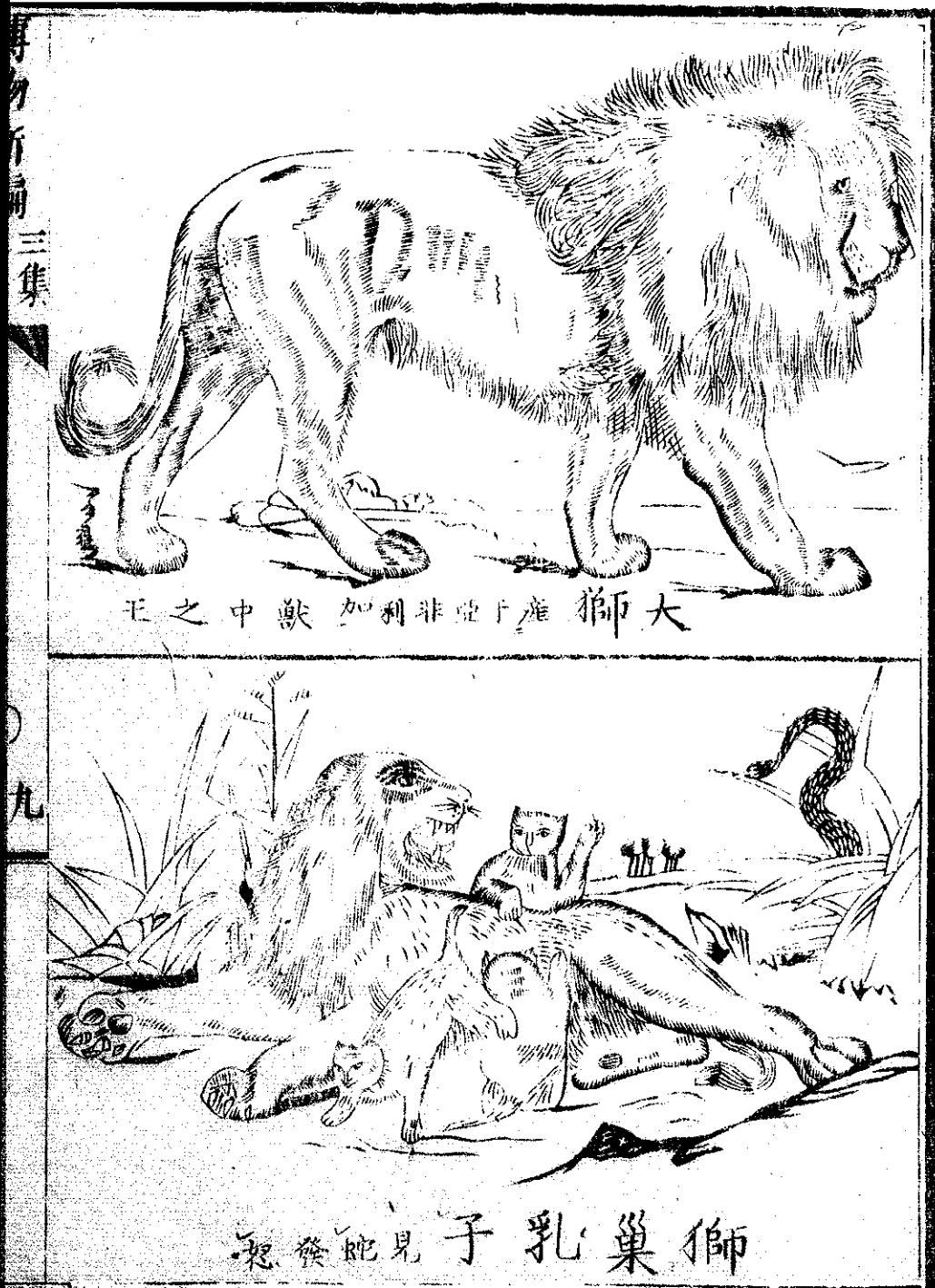
牙故而戕其生、亦事之幾忍者、至若暹羅之事象、又爲詐僞之愚、均可慨矣、暹羅國重佛敎、自象爲神、謂善人之外魂居其中、每獻食物、載以金銀碗盞、惟恐褻辱、比俗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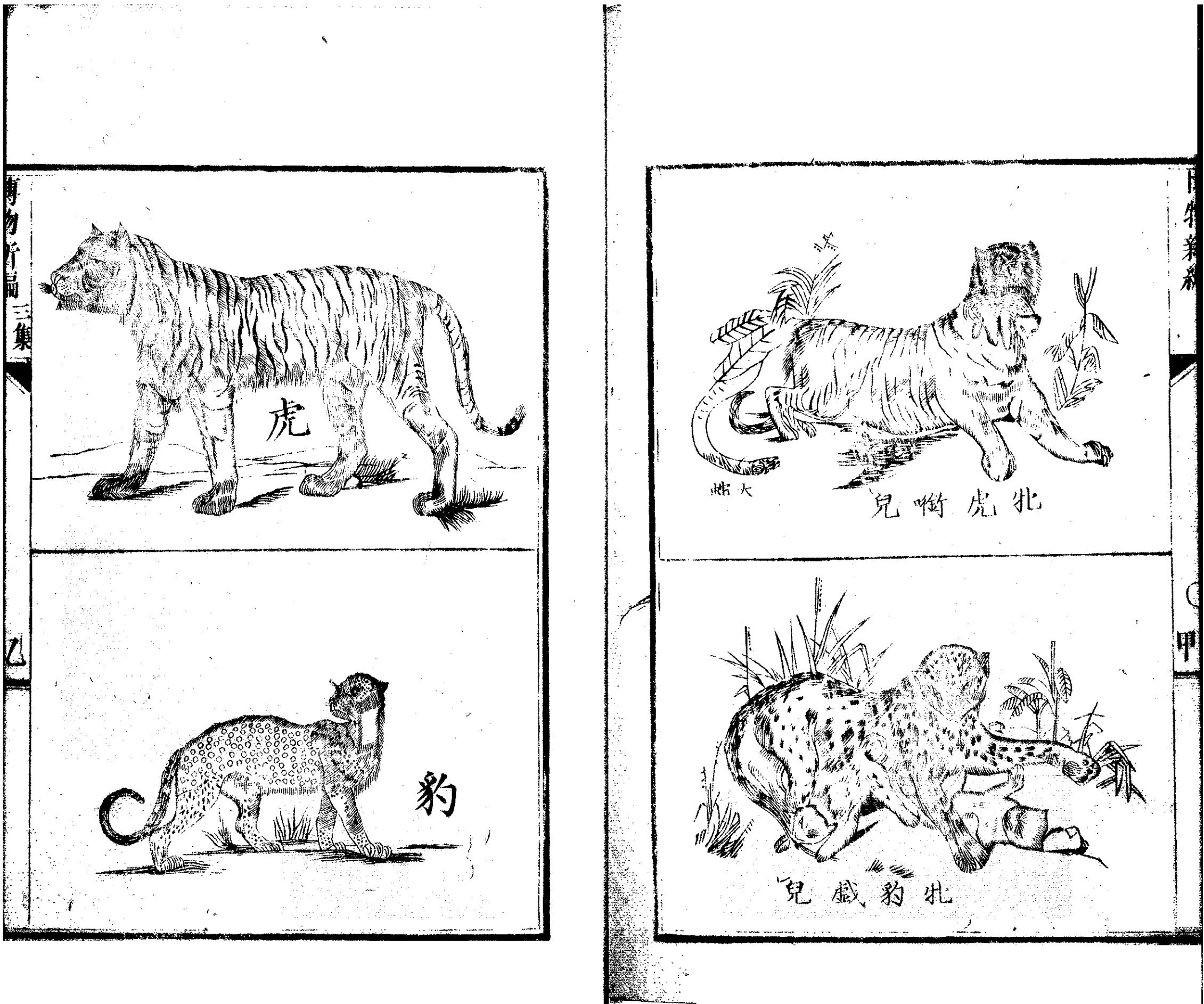
犀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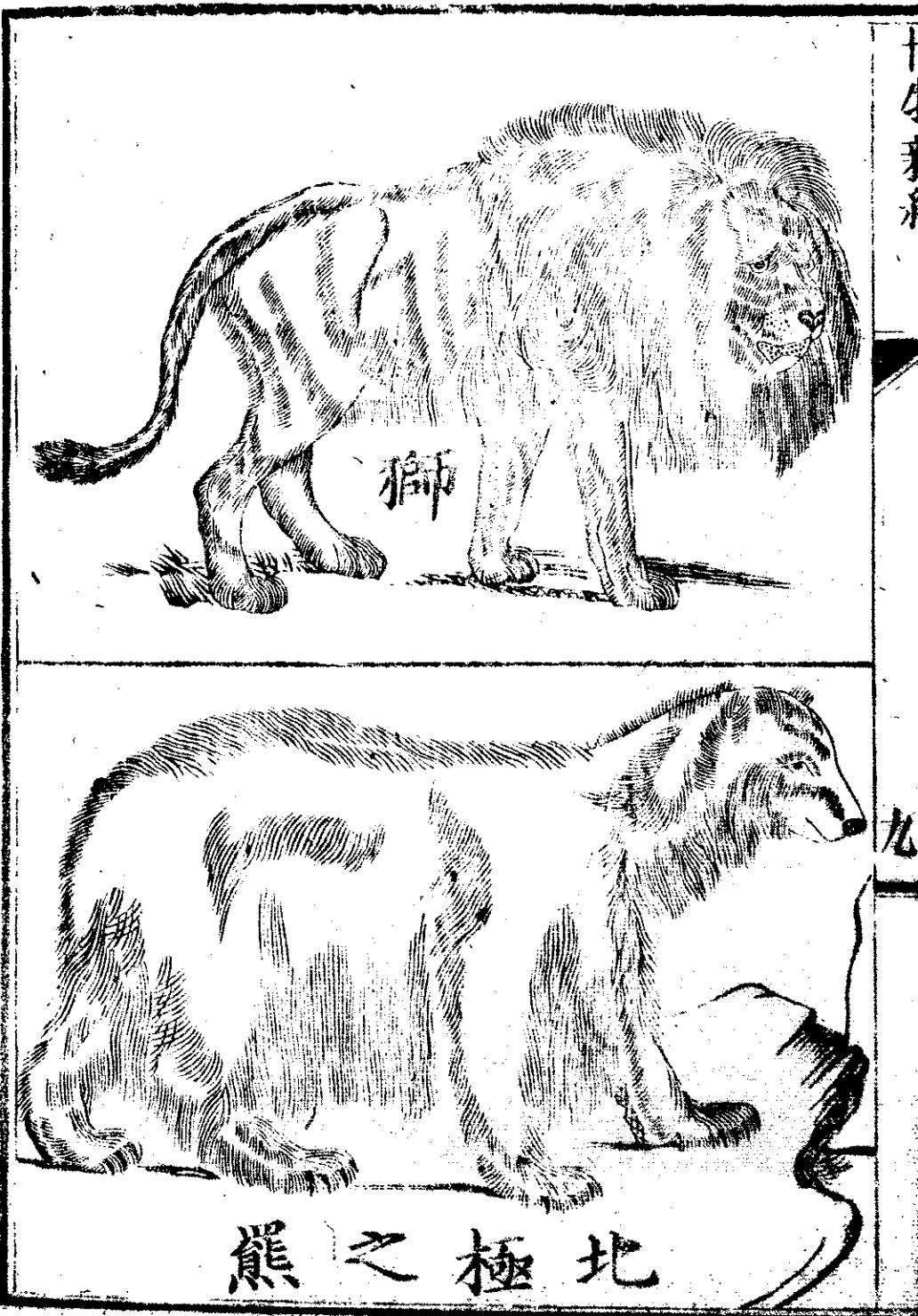
犀之爲獸、小于象而大于牛、身長九尺六寸、體之週環亦如之、類有兩種、一爲獨角、一爲雙角、生牙臙溝之上、有長二尺者、眼小而深、耳向上如驢、皮黑而厚、頸股多皴裂、刀鎗箭鏃皆不能入、上唇長如馬、下唇短如牛、腹大足短、耳鼻善聞、飽則游泳水中、怒則猛進無退、所向樹木摧折、虎狼辟易、蓋恃其體重而力雄、故以頭撞爲鬪格、所居與獅虎同山、每行必獮獮如豕、然

其性畏蠅蚋、每滾泥淖爲護身計、獨角犀產于越南、暹羅、印度等國、雙角犀產于亞非利加州、每胎一子、數年一孕、所食惟草、蔬樹根、啖嚼極多、且其性頑而蠢、此化工不欲繁廣其類也、土番獵犀之法、一人各跨一馬、在其後一馳其前、犀見即止、將欲作弊、後人急以刀削其足筋、犀遂倒落、乃從而殺之、由是貨其皮角、一犧約得數十金、取其皮作馬鞭、取其角作杯盞、摩噜俗用其角作皮端竹築、用其角解瓦毒、妙驗殊非有貞公子家藏犀角玩器甚多、雕鏤精巧、有辟塵、却暑、消毒等號、價重千金、然屢試不驗、猶珍珠寶、亦金鋼石爲佛牙之流歟。

天竺古稱佛國、死物奉事上偶木石、生物奉事走獸飛禽、風俗爲最陋、其絕誕者、莫如袒死化牛一節、彼俗父母將死、即擇白牛一犧、名僧徒誦經禮拜、立爲聖牛、給以殊食、以數日則縱游里巷、夜則升處美欄、糞溺鴆鴆不敢犯、賸贈園圃不敢噴、事死如事生、敬牛如敬父、富紳鉅族、恬不知羞、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拙亦極矣。







虎類論 內載獅子

獅、虎、猫、豹、大小同類、其性貪殘、所食惟肉、捉攫跳躍、利用爪牙、其爪伸縮如意、其牙交錯如剪、掌有軟胞、登高躍下、恆不痛楚、脢有橫鬚、知疼覺癢、凡入林穴試可乃進、前腿大于後擒、捉生
物、必躍而殺之、力勢甚雄、人畜皆懼、除猫之外、家養不馴、其類
以獅爲最大、產于亞細亞、亞墨利加二州、身長四尺、高三尺餘、
自首至尾、共長八尺、面毛疏短、鬃鬣形長、怒則竦聳、鬃狀貌
猶惡、威伏百獸、虎豹亦爲所制、色麻而黃、目圓而大、晝伏夜出、
瞳人長豎舒縮如猫、饑伺飽眠、或居山林巖穴、或處茅裡蘆中、日間覓食、
伏水濱以俟渴獸、夜間覓食、俯地大吼聲如遠雷、震懾閭閈之
萬里。

不驚走撞遇必爲所食。牝獅鬚短如虎，懷胎四月而生，每生三四子。牝牡遞相哺育，飲乳週歲，即離母覓食。牝期既屆，便有數牡爭雄，交合之時，吼如貓怒。牝產子後，其性甚猛。牡獅莫之敢擗。凡捉牛擒馬，皆背負以走，奮威一蹤，牛馬脊骨亦裂。所殺多猛獸，餌極始啖人。既食人肉，自後則喜啖人。獸之弱者，每爲所釋。人類之肉，喜囁黑奴，飢能數日不食渴。必每日一飲，嘗有黑奴牽牛飲水，忽見池中露一巨眼，注視不瞬。牧奴細認，知是餓獅，竊幸有肥牛供食，當不爲其所殘。遂釋牛疾走。獅竟衝牛逐之。牧奴緣木登避，獅蹲守樹下，仰望流涎盡一晝夜，始奔泉以去。牧奴乘機走歸，獅復至故所，躡跡直抵其門。次日乃離而去焉。西國博物

園有一馴獅，常與牧者狎戲。牧者擎啟獅脣，直抵頭于獅口之中，觀者莫不股慄。後牧者死，獅甚悲呼，數日亦斃云。羅馬國古例，凡罪人當死，必置于牢以飽。獅腹嘗有老僕得罪其主，王使囚諸獅牢以殺之。獅喚視良久，掉尾搖頭似甚親愛。王問其故，乃數年前曾爲之拔刺云云。

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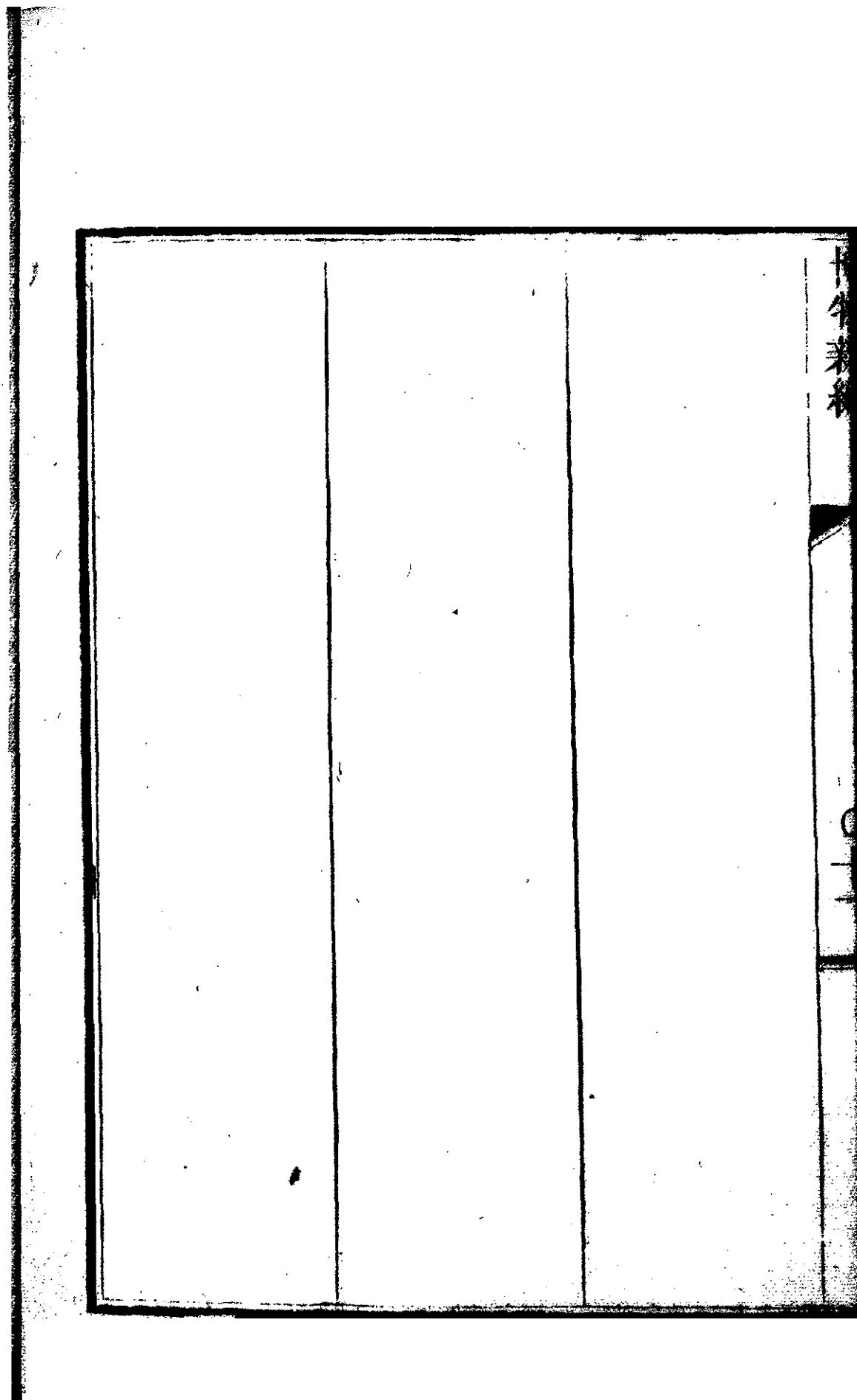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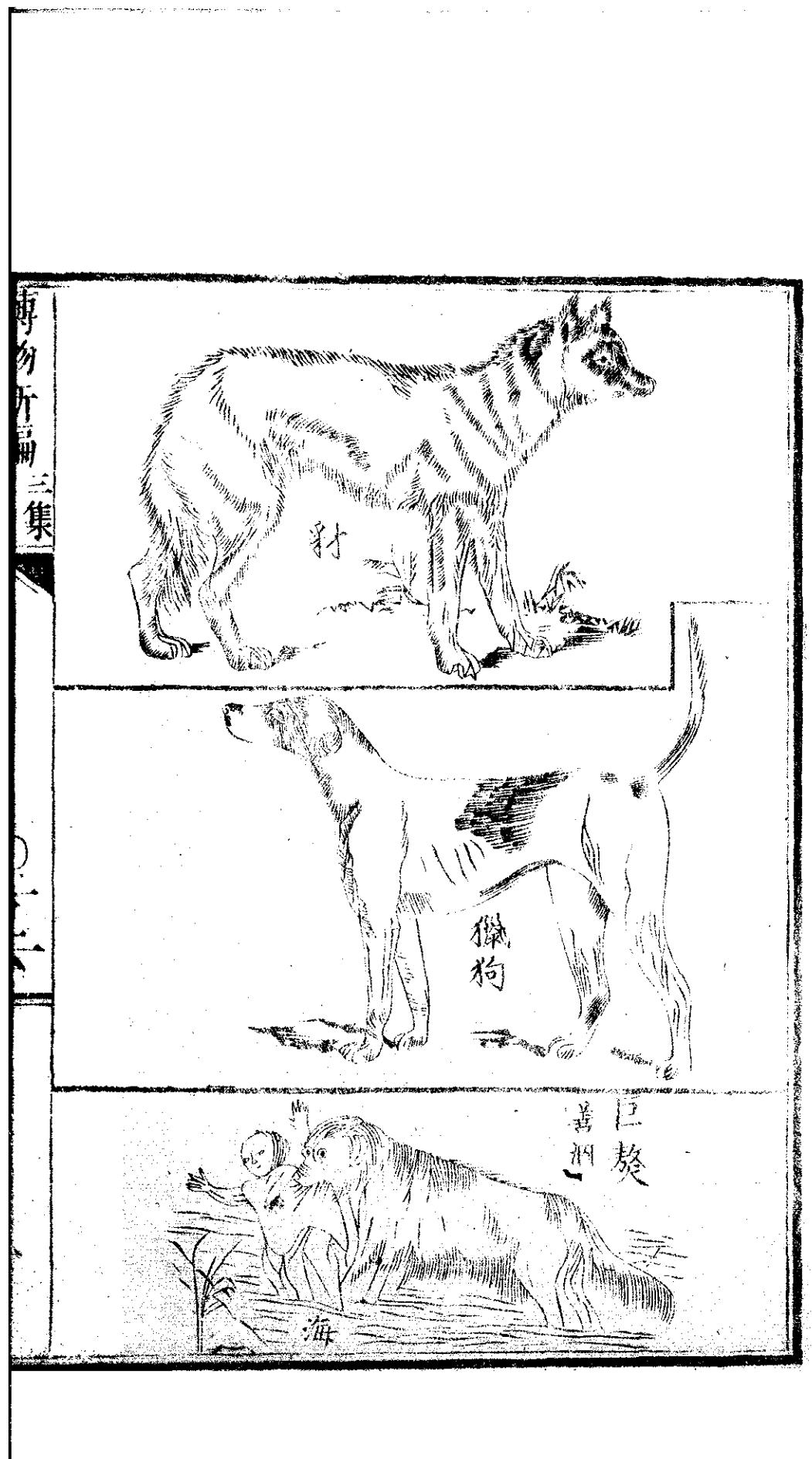
虎身高三尺，首尾長約七尺，黃背黑紋，肚色純白，尾毛黃黑相間，齒牙尖銳，爪利如錐，性黠而殘，不激而怒，喜戕生物禽獸，聲能振物，驚人力。能負牛疾走，一胎四五子。孕四月而生，牝虎愛戀其兒，牡虎置而不顧。產于亞細亞州之南，以印度新嘉坡蘇

明答立爲最多、前五十年、印度虎患甚劇、英吉利官、遍出賞格、以招虎師、擬以擒獲一虎、謝銀數元、一年之內、遂費庫帑七萬五千餘元、虎患自是一息然、終不能絕滅其類、近年旅客樵夫、尙亦有遭其害者、印度有武弁方食、忽被巨虎啣負而去、正危、遇開、猛悟胸有佩刀、遂竊拔鞘、力刺其心、虎果應手而斃、竟得生還、若蘇門答立之俗、甘受虎害而莫之敢除、每謂祖宗之魂、附于虎體、故殺之者、則子孫不昌、以是虎患日增、莫或寧處、嘗聞彼處獮猴甚多、一見虎來、卽奔上樹、虎至樹下、睜目咆哮、衆猴驚落如麻、印度國擒虎之法、或以樹膠濃糊落葉密排于草地之上、中置小狗、虎聞吠喊、卽來攫食、膠葉遇觸則粘、虎被糊

目、殊日愈動愈多、竟不能脫、獮戶遂從而刺之、又法以竹織一、疎籠、人臥其內、并攜二犬、虎至撲索、卽以銳矛透櫛刺之、又法以木桶作鞍、駕于象背、桶中置火鎗長矛、二三人伏于其內、直抵巢穴、象助以足、人彈以鎗、一日之間、常有獮十餘虎者、印度、鷺生、每貰其皮骨作藥、然亦不見其効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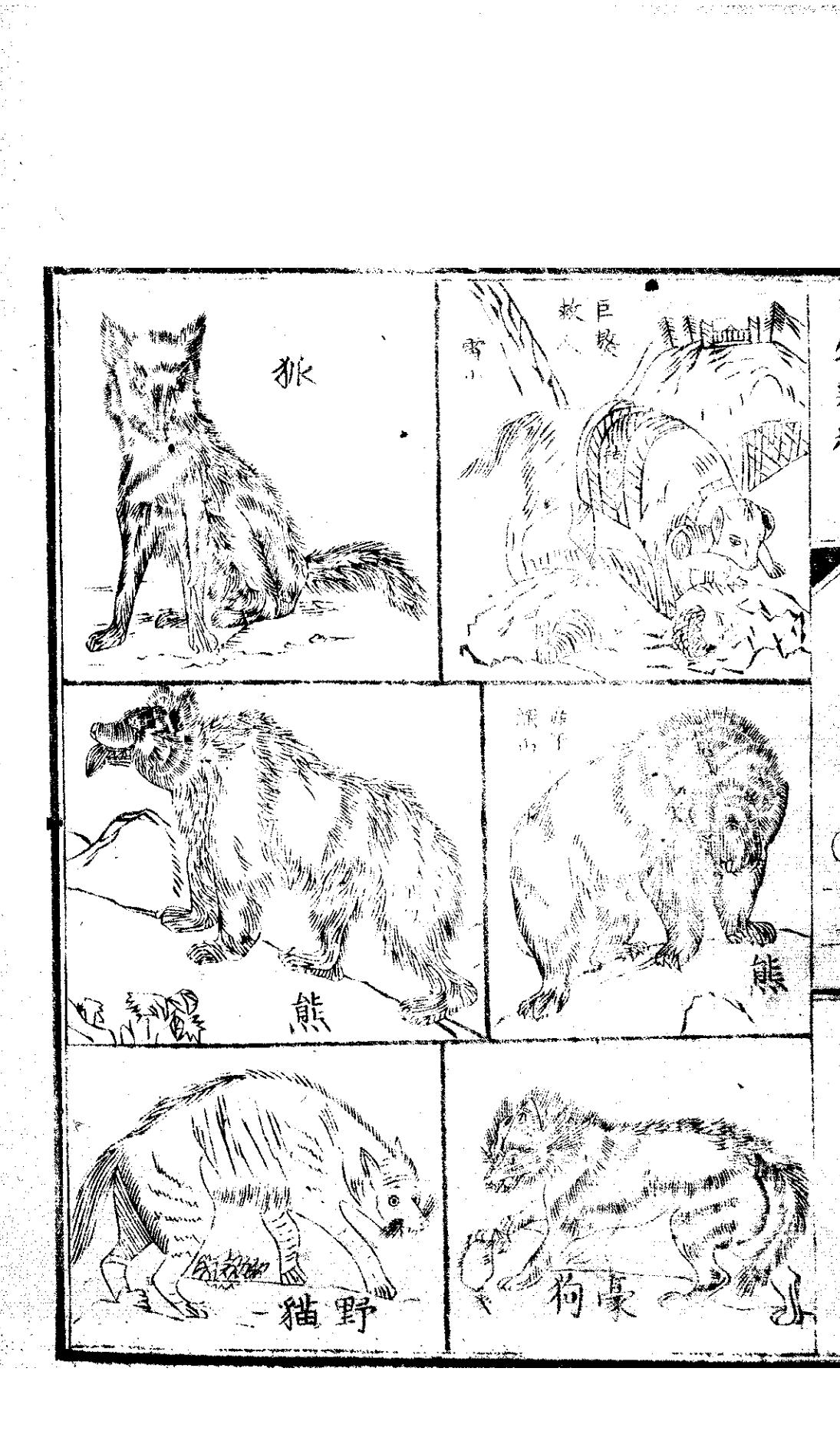
豹論

豹身高二尺餘、首尾長五尺、肚白背黃、班駁可愛、其性畏人、喜啖小獸、力能上樹、跳躍甚疾、類有數種、不一其名、中有一類、可教啖獵、小者餵以熟食、可使馴如家貓、大者教捕鹿麋、可使畋如獵犬、俗謂虎生三子必有一豹、其說非是、



犬類

豺狼、狐、犴皆犬之屬、類分善惡、性有剛柔、惟犬尾捲上、豺尾下垂、微有差別、孕胎六十三日而生、產後十日開眼、四月出齒、兩年長定、牝牡交合、飲食哺乳、則彼此皆同、豺狼之性暴而頑、常聯羣以捕鹿兔、色有黑白二種、身高二尺、長約三尺、每乳八九子、性頗畏人、啖人亦獵者或放鷹攫其目、然後殺之、嘗有一貴客、駕馬車入山路、遇羣狼尾其後、似有吞噬之意、客大恐、無所爲計、忽憶車內有長繩、乃結數索、懸于窗外、羣狼佇望、疑是網罟、並皆散去、前數十年、英吉利國豺狼甚多、民不聊生、王乃捐金立約、有能獻一豺舌、賞銀數元、十餘年後、豺狼之跡盡絕、今



人竟有不識其狀者。俄羅斯國地近北極，寒冷異常，豺狼最盛。曾有數馬兵同行，羣狼出而繞之，各以火鎗彈斃百餘，衆狼猶圍繞不解。迨彈窮藥盡，終爲狼所噬殺，其慘毒如此。又有婦人與三子歸家，路遇飢狼數百，繞車左右。婦知不可脫，擲幼子于車外以餉之。初急其得肉則止，但狼多肉少，不得食者，仍隨繞不離。婦再擲一子于外，而狼隨如故。又再擲一子，狼始少息。乃策馬抵家，夫見子死，婦歸，怒其心忍，即持大斧劈殺其妻。事聞于官，竟將其夫繫獄。後遇恩赦釋之。狼之爲害，類多如此云。○犬之爲類，小者爲犬，大者爲狗。絕大者爲獒，類分十餘種，毛分十餘色。諸獸爲最馴，其用爲最大。西人愛若義僕，有育以牽車者。有育以牧羊者，有育以救人者，有育以守夜者，有育以抽盜者。有育以畋獵者，有育以相聲者。北極廣漠之野，綿亘數百里，隆冬雪深數尺，一望平如銀海，過客無路可尋，必須藉大車作指南，否則有顛躪迷途之險。是名車犬，其用一也。又曉日國與嚙吠哩國交界之處，有渡嶺曰嚙曠，橫枕數千餘里，兩漢貨運之客，度嶺者絡繹不絕。然嶺逕崎嶇，風霜甚苦，道上行人，每慄寒竚立，忽覺迷倦，遂輒懈肩臥路隅，俄而大雪紛飛，竟爲雪埋，以半禽遇害。據路不前，進退維谷，僵趺坡窟，窟窟而仁者，乃上嶺頂建一鋪舍，多蓄巨炭以救之。經毡衫于炭身，懸樽酒于炭頭，喉使四出，焚隨喚隨行，覺雪裡有人，焚即挖爬出之，蹲守其側，俟

車身于前，多蓄巨炭以救之。經毡衫于炭身，懸樽酒于炭頭，喉使四出，焚隨喚隨行，覺雪裡有人，焚即挖爬出之，蹲守其側，俟

人醒飲酒穿衣，葬始返去。人若凍死，葬卽奔報其主。有一靈葬，曾活三十二人。好事者捐金鑄環以鎖其頸，環鑄文字以紀其功云。又有乳母抱小孩立橋觀望，兒在懷間喜躍，失手傾墮水中，傍有巨獒跳從而下，泅喫救之。是爲靈葬，其用二也。又西國多牧羊爲生，或數十爲羣，或千百爲羣，日牧于山，夜宿于野。數犬以爲巡邏，時或亡羊，卽嗾犬指使尋覓，萬無一失。是爲牧犬，其用三也。又一種名曰血犬，其鼻善嗅，遇有偷兒入室，主使犬嗅其足跡，雖百里外亦能追攝獲之。有亡羊之家，牧者使犬嗅欄跡，犬即嗅且行，果獲賊于鄰村數十里外。又有海寇數艘，中有巨獒，賊出行劫，葬亦登岸攘羊，經數書夜，羊羣死者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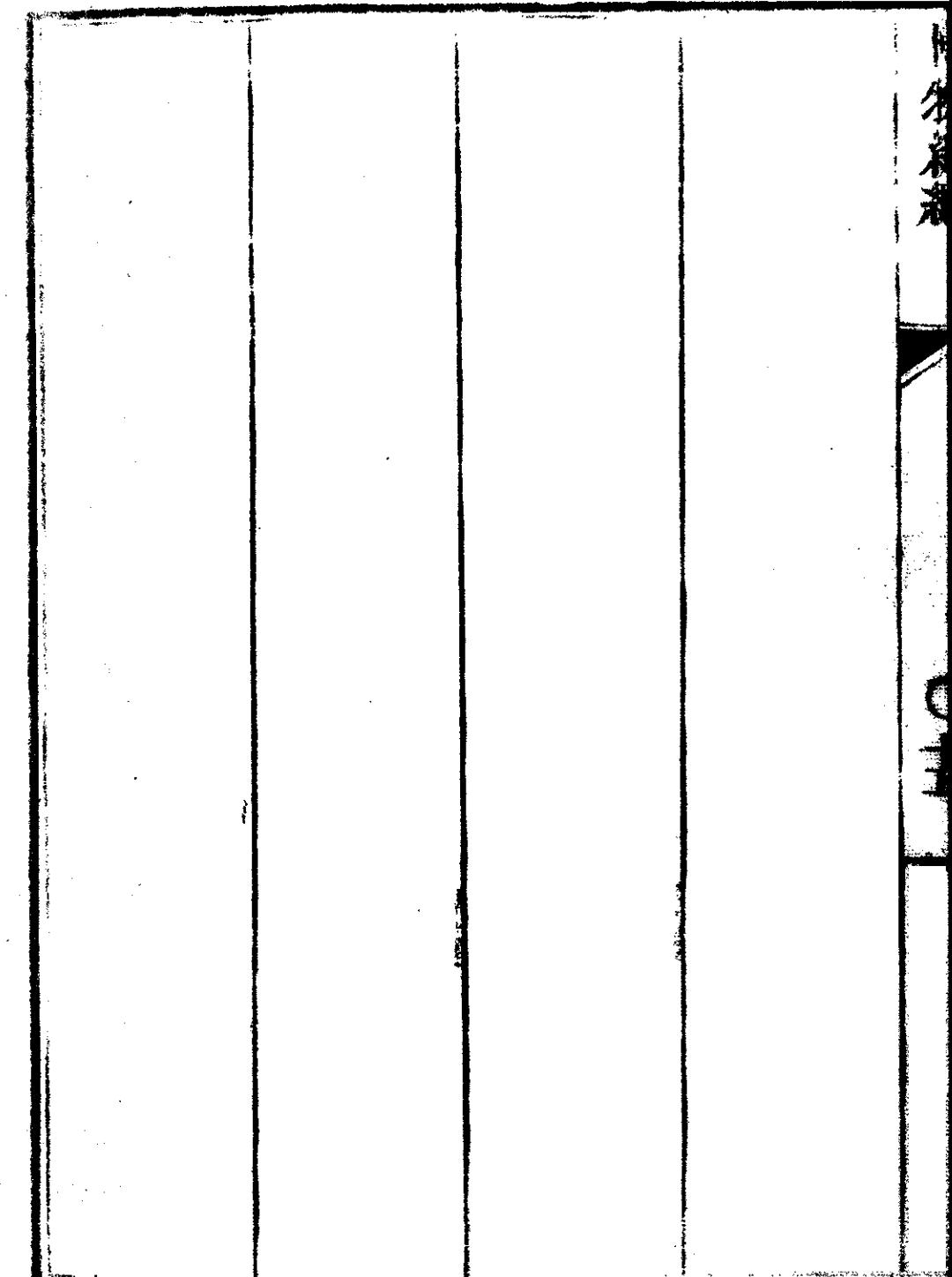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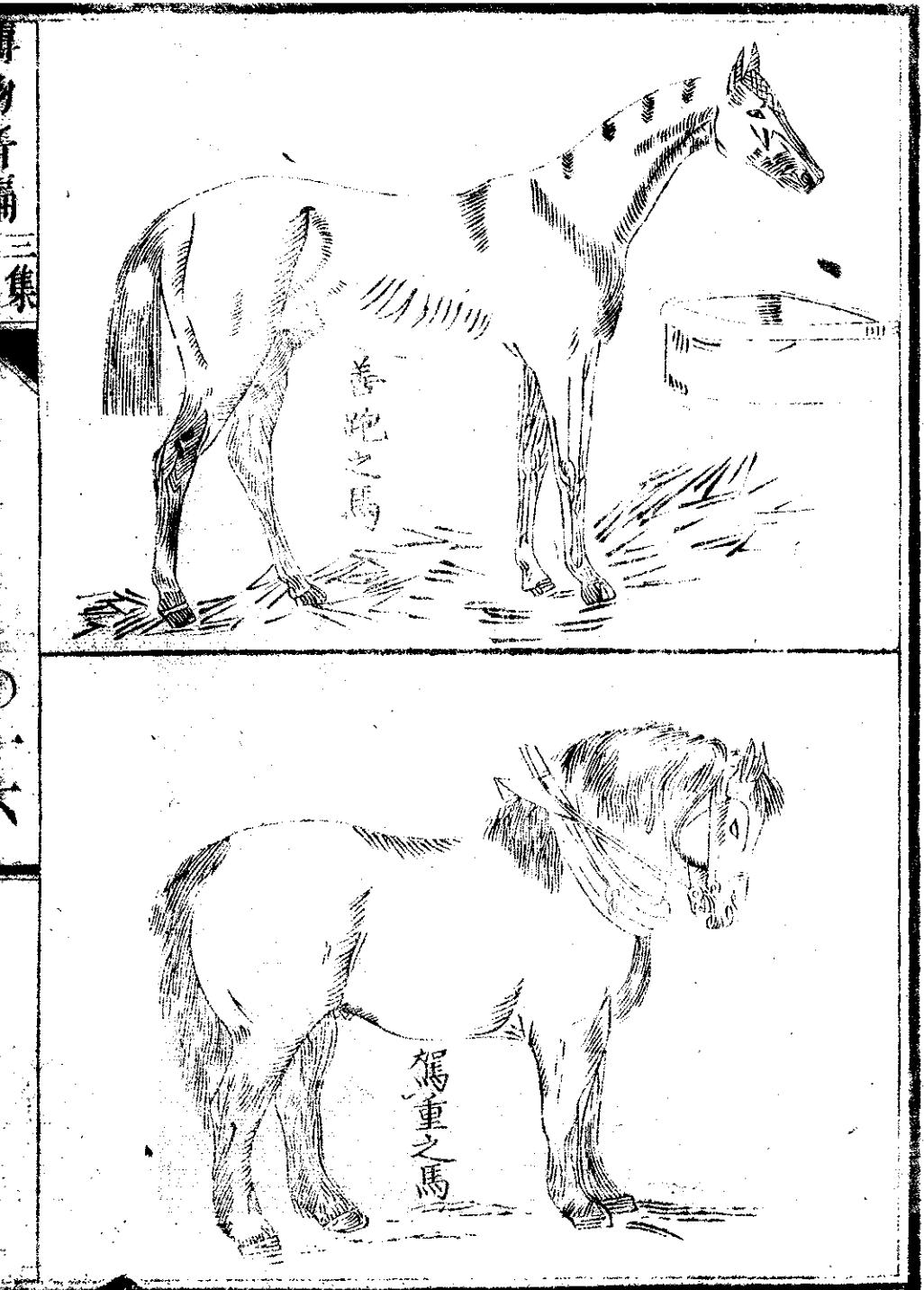
多，每齧羊腰而食其腎。後設法以鳥鎗斃之，又有醫士入城診脈，路遇跛犬，呼引之歸，試以藥敷治其足，數日尋愈，嘱使返其主家。後年餘，犬另引一跛者直造醫院，搖尾求醫，以藥治之，使愈，乃跋耳並行而去。又有醫士獨行，忽有巨獒隨諸其後，醫士作聲呼喝，獒仰目搖尾，如認故主，心竊奇之，同行數里，後有數駝拔刀擋路，醫士蹶獒，啖其肉，拔劍殺之。復歸，擬欲留養此獒，終遁去。又佛禪西俗尚皮鞋，好以墨膠磨使瑩潤，以是路有擦匠，爲人擦靴鞋者，嘗有貴紳徒行拜客，偶汚其靴，遂出數錢使匠代擦，及行數武，靴復污如前，再擦再污，莫知所自。乃留心瞻顧，見一小犬頻來繞撞，頓悟乃匠使之者。紳

喜其慧、遂以多金購而獲之、後攜犬往英吉利、一日忽失所在、蓋犬已搭火輪船回國、歷萬里重洋而尋故主矣、西國之犬、暑天每有瘡病、人被咬傷、卽作犬聲、十死八九、故西俗定例、暑夏須用竹籠籠人口、否則刺殺勿問、正爲此耳、犬之服役于人、其用甚大、實難盡述、天下萬國、有人卽有犬、不以寒暑而絕其類、固天之所以衛人也、

熊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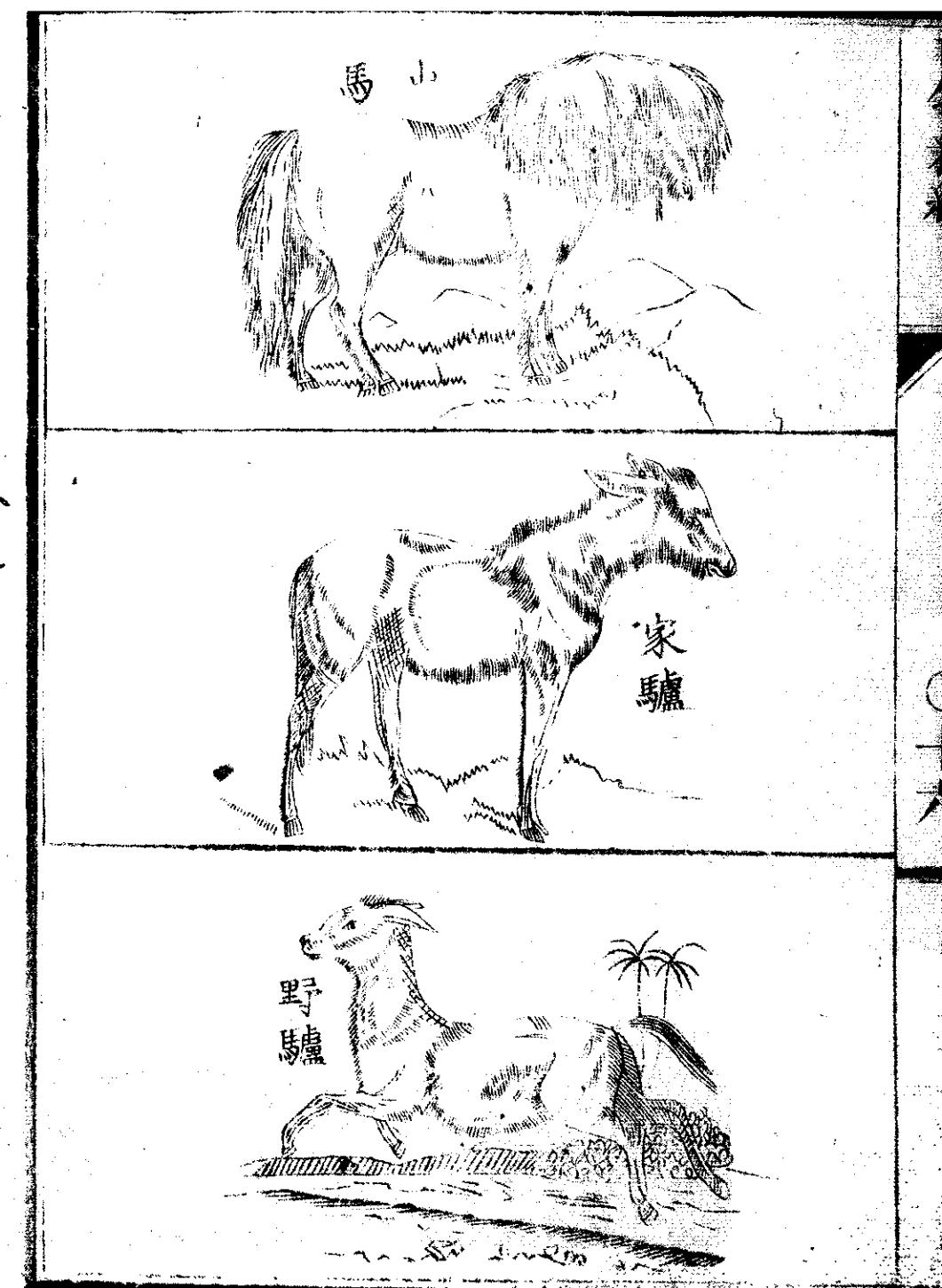
熊有黑白櫻三種、鼻厚而長、多產于北方嚴寒之地、以山巖樹穴爲巢、爪長而利、力能挖地作窩、走以四足、行以兩足、其勢甚雄、每用前足縊殺生獸、性頗畏人、皮可作裘、脂油可作燈燭、能

治風濕、髮頭陽、可捲窗明如玻璃、筋可作線、韌如麻、喜食樹根、嘗集尤嗜蜜、小獮極則食肉飲血、冬至必入地成蟻、類與熊同、而體細於熊○熊爲北極最大之獸、高約四尺、長七八尺、毛色純白、獨行不羣、力能以兩手抱馬而行、在山攫野獸、入水捕海獵、獸狗絕蹟則食蔬、每產二子、性甚慈愛、人捉其子、母必冒險尋覓、人殺其母子則依戀哀呼、上樹如貓、以爪爬行、下樹如人、以足先落、覆冰踏雪、行走如常、實獸類中之靈動者也、嘗有洋船入北、泊于山下、遇有牝熊引子覓食、舟人擲肉誘之使近、遂以火鎗擊其一子、牝熊呼戀不去、乃並其母而殺之、或謂熊爲熊之難者非、



馬

家中六畜、皆有用于人、而服役之良、則以馬爲最。教之戰、教之耕、教之畋獵、無不如意。其性少悍、其力雄豪、有朋無朋、常不畏怯。駒以四歲長定、年不遇三十而死。不居草澤、不喜獨覓食相讓、不相爭呼吸、以鼻喘口不張、睡少醒多、食草入胃不離齒、蹄踢兩耳先反向、天下之馬、以亞喇伯爲最良。身高八尺、日行千里、其土人伏野馬之法、二三人以繩索其頸、鶻以鞍勒、一人騎而縱之、俟其跑躍既倦、然後馳教以歸。半日之間、馳馬遂成家馬。英吉利佛蘭西皆取購焉。英國近多鬪馬之戲、其賭最豪、決勝負于一場、動以番銀百萬、其絕快之馬、每臂呢可跑三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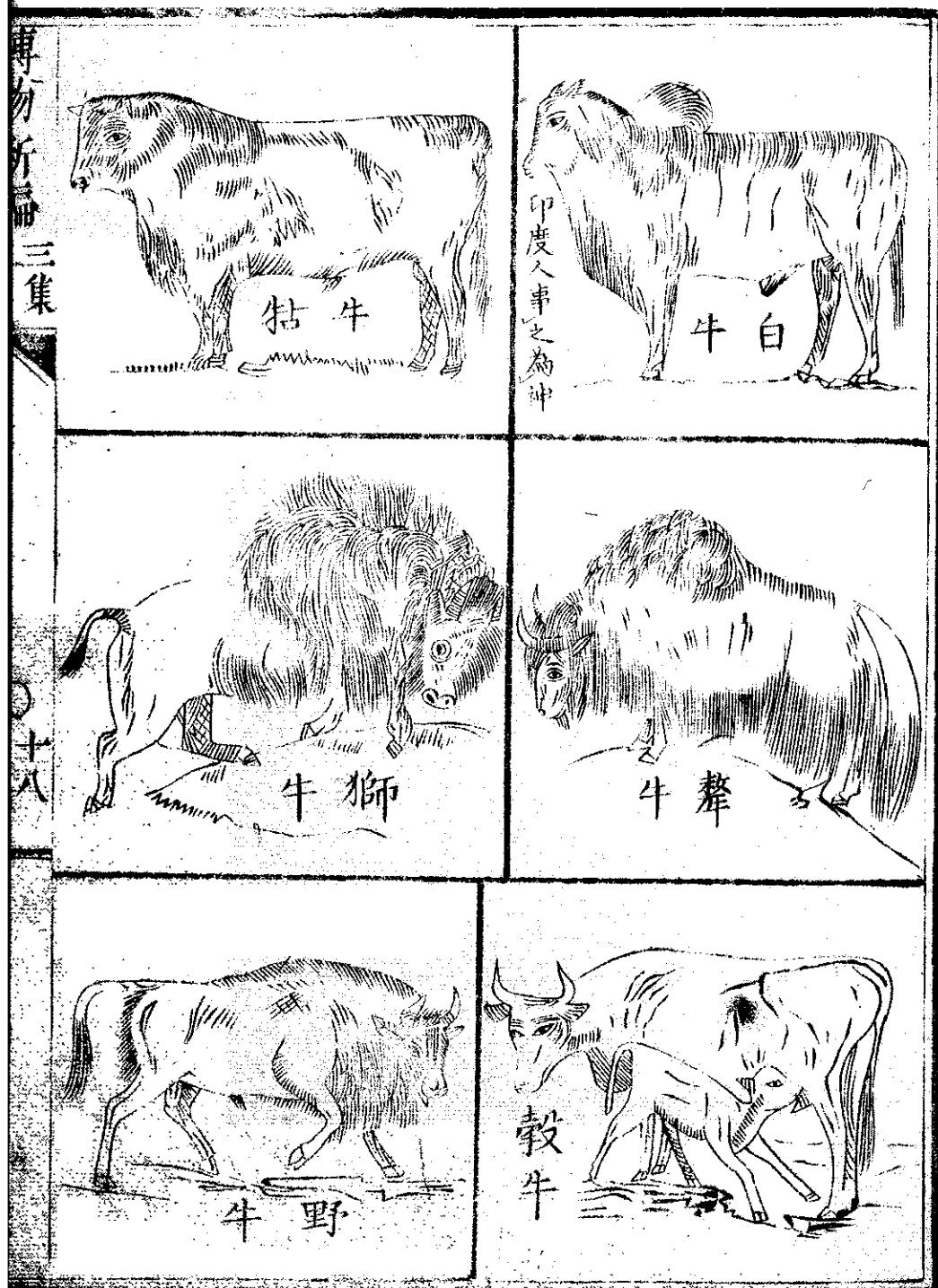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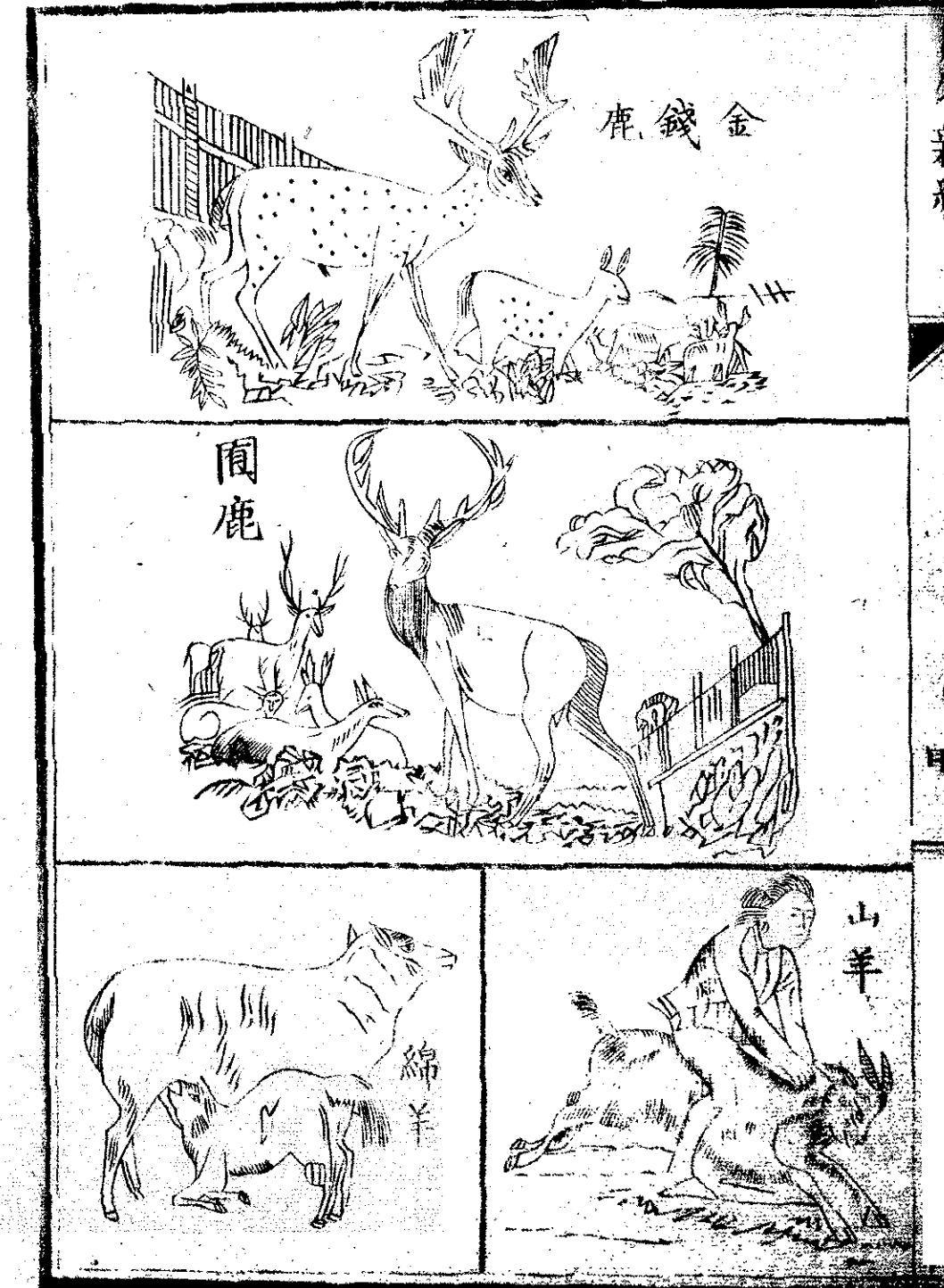
辰可跑三
百六十里相馬以鼻孔大、四蹄壯、毛滑、皮薄、爲良。選馬以善驥爲上。善獮次之。騎駕耕駝又次之。然渡嶺登山，則又不如驥驥之健。驥體小劣，其性耐跑，步驟從容，不忙不迫，倦不停蹄，久勞無病。驥則父驥母馬，其力尤勝。西域用驥皮作履，捫鼓或製紙以書券契，數百年字不磨滅。傳聞亞非利加深山之中，產有花驥一種，皮紋斑駁如虎，駛馳捷速，獵捕甚難。若得之以爲騎乘，當勝王粲之落釵白鳳矣。

駱駝論

駱駝其狀甚異，頭似羊而無角，目似兔而崩脣，身高六尺，蹄有兩甲。兩甲分歧處甚淺口內上門牙二下門牙六，另有貳牙二齒，尖利如虎，怒則咬人。脊上肉鞍，隆高尺許，瘦甚，則不如牛馬。有雙鞍者，有單鞍者。其色，脅褐紫黃，類分數種。其性慾耐，力能負重致遠。常駝日行八十里，快駝日行三百里。壯者可負千斤，劣者亦駝數百斤。人欲駕載，駝卽屈足跪受，重足卽起，若重過其力，難擗亦不起行。每胎一子，孕十一月而生，哺週歲而止。乳壽不過五十年，水氣能喚十餘里。每交春季，毛皆脫，長者可織氈絨，滑不畏濕。其糞乾可代煤，其溺製可作藥。其肉甘美，其

駝甜滑、產于沙漠之地、性耐熱而惡寒、亞細亞州之西、以波斯土耳其、伊犁、後藏、埃及等處爲最多、亞墨利加歐羅巴無之、其腹能忍餓、時能數日不食、其胃能禁渴、常能數日不飲、胃中另有水脬、能貯清水十餘斤、自備其用、嘗有賈客、乘駝遠出、渴極欲死、遂殺駝割胃、取水自救、其食喜啖青麥、尤嗜棘刺、美而貴者、價值二百餘金、凡平原曠野、數日不見垠倪、必須藉駝之力、沙漠土番謂駝爲陸舟、以其有負荷乘騎之功、故也、然其性難忍耐、若無端加以鞭楚、則必有報復之智、曾有暴客、御駝甚虐、駝忿怒不變、俟夜深人靜、奔就主榻碎嚼其衣、適幸暴客他出、次早駝見主歸、知計不遂、乃氣而死云云。





之獵猢 中國無名



叢獸論

食草之獸甚多、反芻出嚼者、類有牛羊麋鹿、性蠢而馴、不殘生
物、胆怯而懦、自衛無能、腹有四肢、脰有百葉、首有兩角、各有用
材、其腸二十八倍長于身、其牙粗濶如磨而不銳、肉甘可作脯、
乳甘可作酪、肉食中之上品者也、類各十數種、種種有奇形、牛
類則有水牛、黃牛、封牛、犀牛、獅牛、犛牛、羊類則有山羊、草羊、綿
羊、羚羊、鹿類則有麐鹿、麝鹿、麋鹿、類難區指計名、犛牛產于後
藏、身黑尾白、毛長如蓑、胃有牛黃可作藥、西域有白羊、肉甘無
比、毛長盈尺、春後則剪其毛以織絨、冬至復長、長如舊、西域有
麋目之獵猢、豹文而驢足、身高于人、頸長八尺、自首至蹄、高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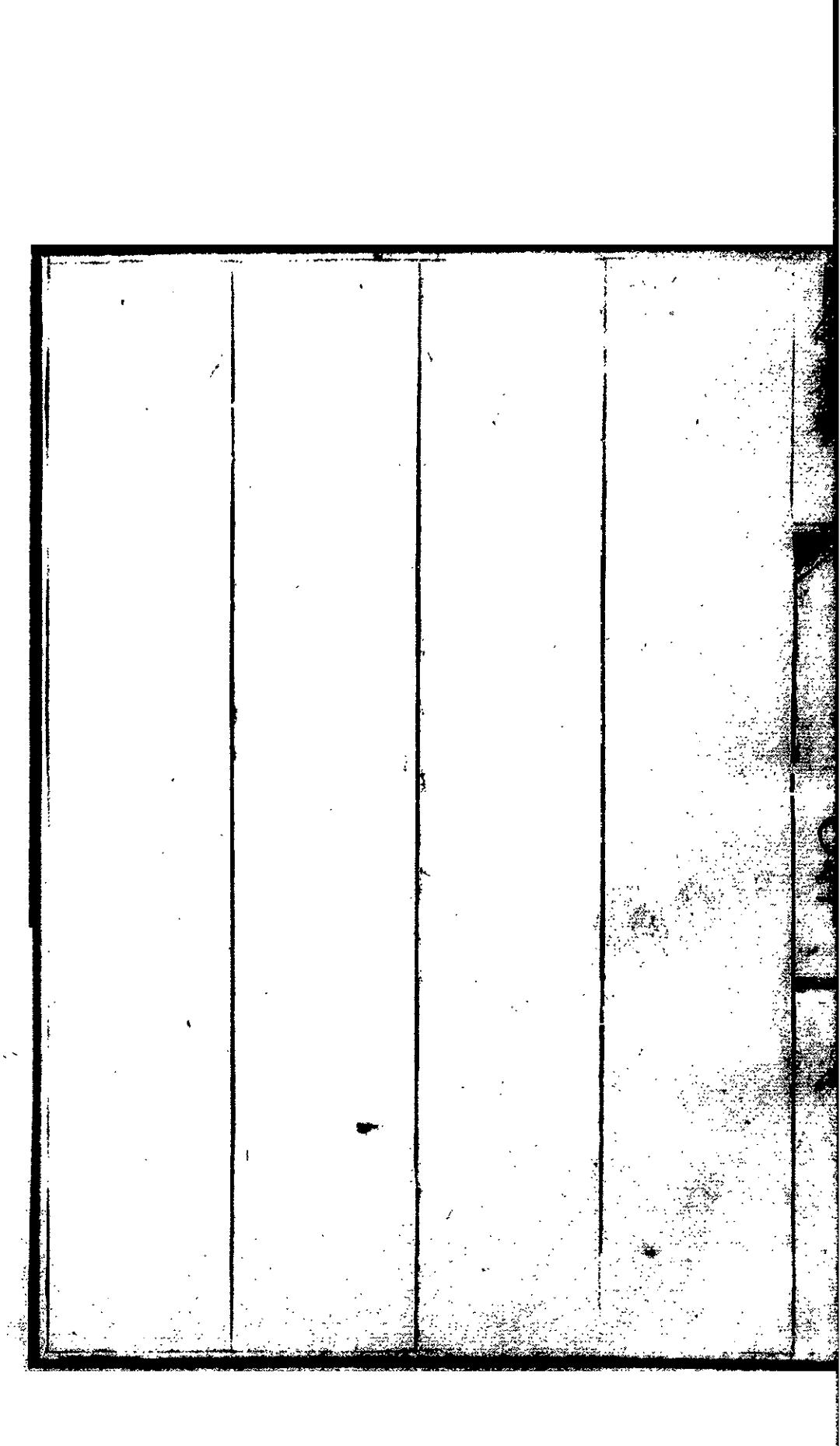
丈五、食葉不食草、翹其首、高樹可攀、捲其舌、大枝可折、目能顧後瞻、前身勢易仰、仰難俯、胎一年而子生、產于野而難捕、誠爲麋類之特、夫鹿爲北方之產、其性耐寒、北人藉以作工、凡牽車負荷于冰雪之上、有非牛馬所可及者、且其筋可作弦、骨可作器、角可熬膠、皮可製服、故北諺曰、家有五百鹿、錢財必豐足、殆勝于南人黑牡丹矣。

胎生魚論 鯨魚

魚類皆卵生、鯨鯢江豚則胎生、口有鼻而腹有肺、胸有乳而皮無鱗、不能涵淹海底、每刻必出水面呼吸生氣、是水族中之一種、未可與鱗介比類也、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雄日鯨、而雌日鯢、色黑如牛、眼細如馬、睫有毛而時睡、耳有孔無輪廓、頰骨如網、無牙、一種亦有牙、其喉畧大、日闊如房、喉嚨極小、飢則張口以撞魚蝦、游則成羣以啖波浪、以鼻噴水高胎一歲而生、鯨長二十有二尺、乳一年而長、經二十餘年而始大、母性愛子、依傍同游、呼吸有聲、鑿聞數里、每一沉潛、入水深數百丈、每一浮起、呼吸約八九息、皮內有網脂一層、深約十尺、曾有一孤鯨、悞入淺港、西

人殺而量之、自首至尾、長七丈六尺、胸濶十四尺、四寸、頭長十
七尺六寸、脊骨六十二椎、脇骨每邊十四肋、每肋長九尺六寸、
翅長一丈、尾尖橫濶一丈八尺、骨重三十五敦每敦五百二十五組、肉重
八十五敦、骨肉皮血共重二百四十九敦、脂油約得三十敦、水
族衆類、固以鯨魚爲最大、卽地上衆生亦當以鯨魚爲最大矣、
然莊子謂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蓋亦滑稽之言耳、近年英吉利花旗國人多以打鯨取油爲業、其人駕大船漂游北海、目使
人上桅、以千里鏡窺探、見有鯨起、卽放數三板艇追尋、每艇七八
人、備帶繩纜鈎標等事、棹槳直至魚所、密伺鯨起、卽以鈎標
力刺其項、鯨負痛帶標而沉、標落而繩亦落、旣落復起、旣起復

標、船旁落繩一處、使二人定睛守望、一澆水、一持刀、蓋恐繩落
急而激熱成火、又恐繩有阻、而連船亦沉、則持刀者卽斷繩而
使之離落去也、夫鯨雖巨物、困極則倦、倦極則浮、由是縱艇隨
其所之、各以鎗刃刺之、使斃、海水盡赤、乃以繩纜繫帶于大船
之旁、剝其皮、掘其脂、漁父各躡針履而入、往來搬運、脂盡始離
而去焉、有一漁船、曾殺四十四鯨、前後獲利以數十萬計、據云
鯨之力在尾、奮怒一掉、則船爲之破、而艇爲之沉、亦險矣哉、





鷙鳥



角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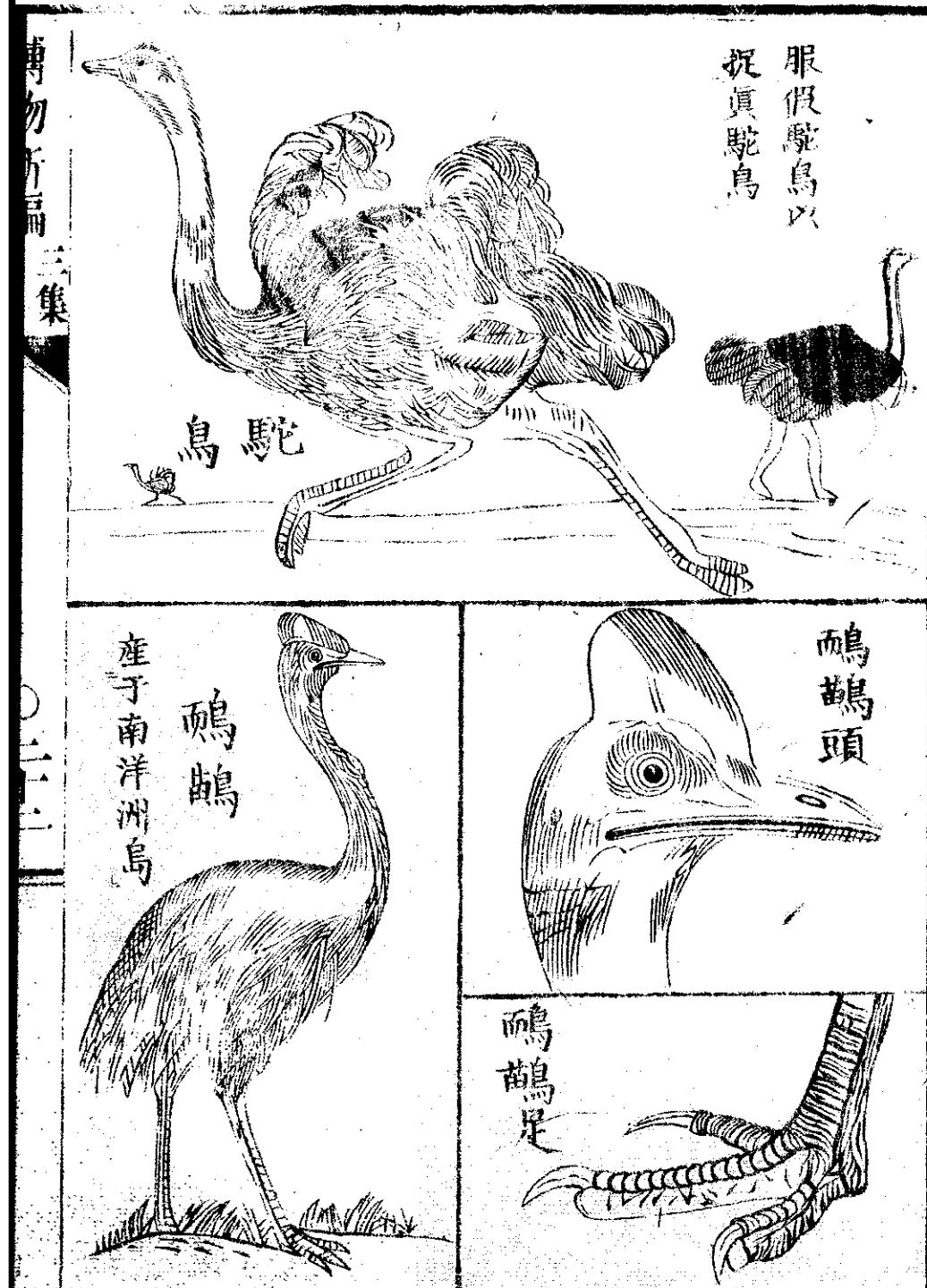
雪鴟
产于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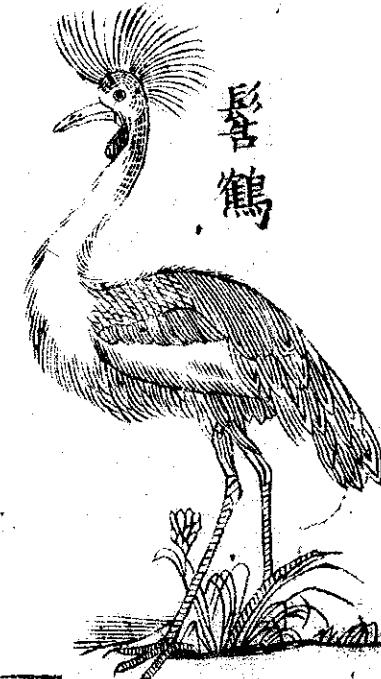
怪鴟

鷙類論

鷙有數種、鳥中虎也、所食惟肉、嘴爪甚雄、翼長能高飛、目利鼻善嗅、有一類產于熱地、專食死尸腐肉名曰鷙鳥、項上無毛、項下有鬚、領狀若披肩、身長三尺、翼長八尺、遍體毛羽甚密、性耐痛而難死、每餵子則吐餌而哺之、天災一人死不葬、常浮于海以鮑鷙腹、飢鷙恆飽啖而不能飛、又有一種、產于冷地、性能耐寒、自嘴至尾、四尺以長、橫展兩翼、幾及一丈、目惟最靈、能視日不眩、嘴有曲鉤、不利于作巢、每攫禽畜魚鱉、肉食鮮而不食腐、足力甚大、常能抓物高飛、生蛋則于巖隙之上抱之、名曰神鷙、曰鵠、曰鷲、曰隼、曰鷹、曰鳩、曰鹹、皆爲一類、惟以狀類大小別其名、

嘗有孩子在山邊要玩、忽遇巨鵰抓之而去、飛至半空、猶聞孩子呼、其母痛切骨髓、遙視巨鵰置兒于絕巘之上、巖崿千仞、莫可如何、中有勇者、極力扳緣、竟至半山而返、其母急不自顧、遂披茅履險、直抵山巔、果見其兒臥于骨朵之中、血衣襯糊、悲啼欲絕、乃懷抱而下、果獲生存、又有一種曰鵠、曰鵠鵠、曰角鵠、耳善靜聽、目善視夜、飛快無聲、專食鼠兔、日間則伏于樹孔破屋之中、夜深鳴啼聲如鑼鼓、聽之令人心恐、俗謂病者聞聲必死、縱有靈驗、當亦偶然之事、斷非一鳥可能鳴却人命者、然其聲慘而哀、平人猶不樂聞、而况于病體昏沉之時乎、凡田場穀倉之處、又須藉此以除鼠耗、是又鳥中之尤用者。





長三尺餘產于亞非利加



鶴雀



鷦鷯
西人呼為火烈鳥



無翼禽論

禽本有翼、翔空者爲飛禽、走地者爲家禽、惟一種有羽而無翼者、產于沙漠曠野之地、嘴鈍無力、日食穀實果蔬、頸腿並長、蹄有一距、如鶲、健步疾走、馬不能及、怒鬪以蹄相躡、踢遇物追逐、卽以足抓砂石力擲于後、勢如炮礮、弓彈受者輒傷、喙鈍目大、毛片鬆茸、性頗頑鈍、有一種產于亞非利加州、土名駝鳥、毛甚珍貴、一羽可值數金、每處成羣、一雄而數雌、皆同巢棲宿、一窠常有數十隻、三十起至四十止、四十日而雛生、或云其巢乃借日熱邊、另有數十隻雜出卽啄而自養之、一隻之重約得七十餘兩、殼堅白而硬、可以製盆、土人獵之之法、或騎駿馬而馳射之、或服其毛皮而近捉。

之鳥身約高七八尺、養使馴熟可以騎代驥馬、又一種曰鷦鷯
產于葛羅巴澳大里亞波羅洲之地、足有三趾、比駝鳥而略細、
身高五六尺、一窠七八登、其行走食物與駝鳥同、間有骨髻類
如朱頂鵠、又一種土名鳴鶲、獨產于澳大里亞、前十餘年人始
識有是鳥、喙邊鬚、堅如鐵、嘴尖而長、端有鐵鉤如釣頭細目小、
足長走疾、夜出覓食遇光則盲不見物、足踢之力甚猛、喜食蚯
蚓、土人取其肉作饌、味如鷄鶩而鮮野、

涉水鳥

鶴鶲之屬、頸足皆長、利于涉水、其類有數種大小長短不一、其
形每于水濱伺啄魚蝦、嘴長而利、魚體雖滑亦莫能脫、

三終

大坂書林

敦賀屋九兵衛
秋田屋太右衛門
河内屋勘助

東京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枕屋喜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之助